



王
文

二

和20
2025
2



和
2025
2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書

與王深甫書

分段辨却自有一種沉著之識

某拘于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
知所冀况自京師去賴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
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
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
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



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于民爲達三者皆悅其志之所殫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幾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于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于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于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

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于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占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于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于不死于糾而從小曰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其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況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

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
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
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
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
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
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于正已而不
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
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
者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

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
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
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
也武王曰四方有皐無皐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
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
沒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
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與王逢原書

論出處亦有根據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卽東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嘆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干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

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于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于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

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聞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于下。而曰。我憂天下。至于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初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其之所學報足下。

與趙高書

中多持重處亦合兵機

某啟議者多言遠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獨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于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益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

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與祖擇之書

荆公每以為文之旨如此，故其所見遠。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于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其生十二

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于事，而出于詞，以警戒其躬，若施于友朋，徧迨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益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公令鄞其尊師如此

人之生从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

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一書文詞並入雅調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曾公立書

荆公所自見如此

某敬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與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
 不在于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徇毓食人
 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
 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奸人者因
 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
 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
 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

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
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廣
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
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
所○論○無○一○事○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譏○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
為○如○何

荅司馬諫議書

荆公之慢而自用所以自誤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
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士報不
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
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
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宮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謫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
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宮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
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

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其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孫元規大資書

適宕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敵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

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
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
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况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
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為非也大矣雖聰明寬闊其有
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曾子固書

不放倒地步

某啟久以疾病不為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
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甚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
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于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
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
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
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
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
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于墨晏鄉

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答李資深書

其器識自深遠

某啟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

愛

荅王深甫書

所見亦定所為辨處亦委婉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可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為不肖而得舉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于江東得吏之大學有所不治而治其小學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為明知者又以為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

三五
卷之五
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徂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纜緇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

士之有爲于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之傳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于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學固大善卽足下向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學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言雖短而所思遠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
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
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
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
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
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李秀才書

言雖短而所思遠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
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
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
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
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
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韶州張殿丞書

中多名言

某^史敬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耶閣

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
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
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
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
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
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謀當前而不慄訕
在後而不羞苟以屢其忿怒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
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
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

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
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
能言而足信者復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
有恨哉

答徐祿書

荆公每每以古人得道之至者相磨切如此

某啟某鄙樸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
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
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為書以示後
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為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為
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為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
王為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
之而患其喻之難也况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
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

言而遽晚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荅段縫書

婉曲多波瀾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冀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字規鞏。見謂有當。巢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造道。始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學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鞏

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輩之迹固然邪然輩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答未嘗以此規之也輩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于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輩聞之輒瞿然輩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于悔者畧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放忌

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謫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于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于衆人也如惑于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答楊忱書

初交而其言適切如此可誦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懽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
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
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
至察何與焉某嘗竊說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
則欲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
人者亦未嘗得舉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
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
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懽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

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張幾書

亦有深思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誦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誦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入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耻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况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收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顯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畫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

言以有見
符合廟使
本不堪

王勃
卷之五
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
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
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畧若皆兒童賢不肖不可
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而夫
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答陳柅書

言老莊處亦已見其大端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
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
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
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况如足下
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耶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
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
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睿
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五終
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闔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于道惟足下自擇之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五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序

周禮義序

荆公所自喜在讀周禮而其相業所卒自誤處亦在周禮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

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宗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豐臺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暖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

書義序

按二序皆公應詔為之者其辭簡而其法度自典則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謹序

詩義序

自是作家之文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

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
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
故棧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
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熙寧字說序

所見遠而語亦莊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于
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
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
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
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
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
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傷悲}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
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

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
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
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于道德
之意已十九矣

老杜詩後集序

深沉之思簡勁之言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
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
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
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
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具一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
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
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
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王... 卷之六 五

靈谷詩序

覽之如遊峭壁邃谷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鬩翟之

文章梗柗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魘魅之穴與暗伏後

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詩中所歌咏

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于人而處士君實

生其址君姓吳氏家于山陲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

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于時惜乎

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鬩翟之文章梗柗豫章竹箭之材俱出

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

王... 卷之六 六

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石仲卿字序

簡潔可誦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爾子正於進士中各有敢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關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道勁

君之才摛紳多聞之初君抵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于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君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于劇而淪于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疾世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噉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悉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送陳興之序

亦婉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官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

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

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誅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益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克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克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于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胡叔才序

情婉而正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貴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_{過下}免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旣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材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裒然爲材進

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黜于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慚其邑人不能歸子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于中而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知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哉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子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藉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送孫正之序

兩相箴規兩相知已之情可掬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子觀今之世圓冠袞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揚得

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于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六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記

虔州學記

荆公文往往好爲深遠之思適婉之調然亦思或入於渺而調或入於詭須細詳得之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膺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奸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

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
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
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
侯望宿息以至庖福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
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
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
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
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
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雖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
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

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
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駁者
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
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
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
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
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
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
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
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

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酌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用人，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嘆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

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入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龔昏哉？然其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于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

曰子亦以典所不可不立

有亦田

以下六句亦各一旨

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繁昌縣學記

論學處亦嚴確

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

能收。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為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推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為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為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為古之所為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慈溪縣學記

予覽學記。曾王二公為最。非深於學。不能記其學如此。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

學之本始

天下之田。而黨序。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偏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

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
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闕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
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
士群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
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埴土如
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
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
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

立于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工

宋仁廟以前學政之失如此

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
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
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
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
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
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
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
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

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
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
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
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于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
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
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
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何等識見何等筆力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工部員外郎呂君冲
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
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身書石而鑿之東壁
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
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
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
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
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

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况于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托通判與客相對之言而又托之書以為一篇文案

為游觀而本朝廷之德澤所及以爲郡縣之良處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于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于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况撫之為州山耕而

水時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
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
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遊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
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
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
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
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
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
我者勃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
故其民愛思而誦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

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
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
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閤而嘉其所以
名之者曰閤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
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
左右前後若躡若踞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
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子曰吾
所以爲閤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
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
所以爲閤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桂州新城記

荆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爲案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宜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

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揉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

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葺其民其勤于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其記

唐荆川曰但為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大議

論

信州興造記

思周匝而亦曉畫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奸強帖柔隱訕發舒既政
 大行得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縣戒不
 其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菴民廬屋公趨譙門坐其下
 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
 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
 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
 命富民出粟以調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調可以已
 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群府之缺

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
 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
 也梁四十有二丹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
 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
 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
 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
 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
 必具其所無也廼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
 採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灾相屬民未

○惟富民有勞費耳

病灾也且有治灾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奸宿
 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瞽然自喜民相與誹
 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
 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
 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棊記

其亦無平無劫矣十月二十日颶川王某
京且而閔吏之不學出由是而言限爲公之且不幸而毀害災
且矣之而不映出吏而不映爲如其重困且矣咬出此千以
臺機手以乘且而且故辭辭矣吏以故替然自喜且且與精
辭矣出且官欲災之迎出無此會之不辭其煩之不中亦按前

餘姚縣海塘記

以謝景初所自言爲領袖

自雲柯而南至予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
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
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墮謝君者陽夏人
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
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
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
而除其苗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
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循自以

德士

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灾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

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

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閔大隱密聖人

言為

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

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

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灾而興

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

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為而其所謂能

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

問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曾為

之而曾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于世而見謂

材嘻其可嘆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

未也其不出于當時予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

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于

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

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荆公之文本經術處多

余讀陶詩以其頌子盭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幽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歎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毆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典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醴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

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億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况于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爾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

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七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記

揚州新園亭記

簡而有法周而能解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偏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才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弗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個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

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饑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芝閣記

荆公本色之佳處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貴于天子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棧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解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

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闕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君子齋記

宋文之格不入西漢處正在此而宋人之所自以為得亦在此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賦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

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
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
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困窮屈辱不足以概
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于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
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
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
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
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
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
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
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
樂爲道之

石門亭記

題雖小而議論却大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千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慨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僂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

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爲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
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
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
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
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
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
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鄞縣經遊記

縣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
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硤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
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
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
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瓏巖須臾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
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
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

食普寧院日下身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
 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
 歸云

遊褒禪山記

逸興滿眼而餘音不絕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
 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
 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
 碑暗伏篇末案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
 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
 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
 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

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
 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
 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
 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
 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
 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志○至○於○幽○暗○昏○
 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
 在○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

乎○此○予○之○所○得○也○應○篇○首○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
 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
 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繁巖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云云流過
 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
 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
 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二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
 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
 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予遊予
 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于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
 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揚州龍興講院記

占地步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
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
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
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
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
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
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
隨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

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感○慨○作○結○妙○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識遠

起亦奇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為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于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匱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闕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天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

荆公悲愴處

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于此益無足以疑智福有才
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
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
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
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
爲祥符觀觀斲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
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况吾父母
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耶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吏
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
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

王
卷之八
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耶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撫州招僊觀記

小小結構自有遠山景態

招僊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于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亦奇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
 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
 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
 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
 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賸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記

荆公之文其長在簡古而多深沉之思讀孟嘗君傳與
 此等記尤可見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有幹旋處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
 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
 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膈
 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益有見於無思
 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
 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岐
 求不岐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
 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

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
失自家門面者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
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材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
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
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甌而藏諸屋
將求能文者為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
其徒來屬能為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嘗為屋於漣水之城中
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
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
自前不求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
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德諸石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闈叔 著重訂

論

周公論

論確而辨亦儘圓轉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
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
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
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
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其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

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伯夷論

行文好所論伯夷處猶未是千年隻眼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寢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

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與，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來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

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三聖人論

三聖人者各持其所見以自盡名天下而非以矯也而其行文自可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礼勿動非礼勿言非礼勿視非礼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波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

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于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

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

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殿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季子論

確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為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為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為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于尊者之事矣今將命

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為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為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冤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冤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為之盡禮則近于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為不足觀也况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為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為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子貢論

辨博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涇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涇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

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
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
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
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
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
疆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伐無以異
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
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
一也于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
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于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

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
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寢詐之說亡人之國而
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
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罔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
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莊周論上

正當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于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

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子之俗謫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于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体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

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于宋鉞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和說此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于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

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莊周論下

補前篇不足處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

五文
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
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
藏乎其心而言之畧不畧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
諛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
此也

九卦論

世之處困者什之八九其能悉於九卦而不失者千之
一萬之一吾所以錄而存之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
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
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
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
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患至
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

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
 足以通而困于命者耳蓋于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
 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踈矣夫惟深于此九
 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
 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為之內而和之
 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理之實存乎謙七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
 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
 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
 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
 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

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
 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
 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
 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
 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
 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眾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
 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
 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異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
 異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
 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于時則

○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于○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禮論

借荀卿之說而辨之而行文亦儘圓轉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與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踞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于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

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制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于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礼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

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礼矣故曰礼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也

而○知○於○人○天○明○無○景○而○人○俗○為○之○昔○舉○天○下○之○神○音○蓋○未○之○見
 是○而○可○以○升○之○對○為○唯○明○且○氣○亦○何○與○為○抑○矣○趙○曰○此○故○於○天
 大○蕭○而○去○耳○雖○異○之○以○風○而○應○之○以○外○其○何○與○唯○以○臨○天○封○無
 非○不○替○人○也○始○誠○之○以○尊○卑○而○禮○之○以○貴○賤○順○於○育○賦○於○靈○山
 其○對○管○以○可○以○為○真○平○此○皆○禮○之○祖○以○為○不○思○也○夫○此○禮○之○天

禮樂論

中多名言行文處類荀卿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
 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
 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
 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
 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
 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克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
 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
 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

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
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
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体天下之
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禮樂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
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
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声簡易者先王建禮
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
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
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
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

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也至矣世俗之言曰
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
氣以爲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
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聰目非取人而後視
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
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
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
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
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

之辭也非礼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
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
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
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
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
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
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
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礼者也賁擗土鼓而樂之道備
矣燔黍捭豚污尊抔飲礼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
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礼樂之本也故曰礼之近人

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會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
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曰擊而
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
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
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存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
君子之道鮮矣齋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
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

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莫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開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

以上極論
禮樂之精
以下愛文
當時情文
相感概

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克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圖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於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

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非敢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蠱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

能者曰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曰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于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

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九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論原說解雜類

諫官論

恐不如歐陽公書及司馬溫公諫院記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

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備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蚺龍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

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下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

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返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公則未之學也

材論

語曰天下信未嘗無士卽此意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于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也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

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

敘三蔽處如指掌而

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履策不煩

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遠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驟裹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篲簇以百鍊其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彊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而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

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原過

文不踰三百字而轉折變化不窮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中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

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教

大類韓文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

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鄴之長踈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慚之園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裁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

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此矣其本而來之文吾不味其何出

短曰哉今語無不且以爲疑乎曰哉今語無文此吾云爾皆本

性說

或曰荆公性說專闢韓子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

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于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于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得一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而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亦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耶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古者并天下之地而授之職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藝

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
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
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
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
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
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
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
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
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
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
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
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
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
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在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
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
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
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復讐解

當與韓柳議參看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爲讐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仇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

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仇者果所謂可仇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仇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仇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夫復之耻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同學一首別子固

文嚴而格古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古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畧欲相扳以至乎中庸

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尤右焉。爾爾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李文公集後

看王公文字，須識得他筆力天縱處。

文公非董子作任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辯，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為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

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讀江南錄

行文宛曲其所議鉉厚誣潘佑處可謂刺骨之論

故微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

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欲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

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舉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他所誅者皆以舉兵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辜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上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汙以他舉此人情之常也以仁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孔子世家

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淒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卷之十
七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
好吞吐
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
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
哉六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七
七

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
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人人者旣困矣
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
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
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書洪範傳後

看荆公自立地位處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

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令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曰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以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譎譎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